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詩話卷四十五

歸安吳景旭撰

已集杜陵譜系下

杜少陵先生正傳

甫字子美本出杜陵徙為襄陽人曾祖依藝令鞏又徙河南鞏縣祖膳部員外郎審言以詩著神龍間生奉天令閑其適為甫七歲綴詩少不羈遊吳越客梁宋與李

白高適登吹臺入酒家盧嘯咏人皆異之歸長安應詔
退下表稱先君恕預以降逮亡祖審言高視藏府假臣
執先祖故事述作跋揚雄枚臯流會天寶十載朝獻太
清宮饗太廟有事南郊奏三大禮賦奇其才命宰相試
文章授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潼關之變
車駕幸蜀避亂鄜州聞靈武傳位羸服趨赴陷賊中尋
脫賊達行在所上謁拜左拾遺時房琯敗績于陳陶斜
罷相甫上疏言琯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推問

得宰相張鎰救帝乃解甫進謝狀復稱琯故相子少自
樹立晚為醇儒時論許以公輔才臣不自度歎其氣志
挫衄望陛下棄細錄大以允衆望天下幸甚跡其抗聲
忤旨引稱不少貶要才為國惜非止以布衣驪也冬收
京危從而還明年出為華州司功參軍屬闕輔饑棄官
客秦州遂入蜀卜居成都浣花里嚴武鎮成都往依之
武還朝往來左蜀諸郡召補京兆功曹不至武復出鎮
亦歸成都表為節度叅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居幕府性

編教倚醉上武牀目懾曰挺之乃有此兒武以世舊不
之忤過草堂不巾見亦不銜時謂甫狂生且多武之能
屈意以成甫高也武卒崔旰亂蜀乃下忠渝次雲安大
厯初居夔州往來轉徙者三閱歲自此出峽赴荆門泛
處于潭又值臧玠之亂泝郴水而上至耒陽時江水暴
漲阻飢方田驛聃令通刺以酒肉餉一夕而卒享年五
十有九

贊曰以此之才奮興當世職任清塗日條上封事為天

子近臣詎不盛哉乃遭譴黜所在亂饑自荷薪拾橡枲
不給三年營一草堂曾不得寧止鬱邑無可依而去悲
夫要其憤發有作念不忘君世稱詩史蓋賢於遇矣

按新舊史本傳各無倫次謹為
攷訂而作正傳畧舉二史于左

新唐書天寶十三載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
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按進三大禮賦表云臣
生長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天寶十載公齒四
十則進三賦乃十載事而十三載所進者為請封西

嶽賦也即請封西嶽賦序云上既封泰山之後三十年間自開元十三年乙丑封泰山至天寶十三載甲午計有三十年則西嶽賦在十三載矣

舊唐書獻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召試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參軍按十三載進西嶽賦表尚稱臣本杜陵諸生蓋長安一匹夫耳則獻三賦時何嘗授官公自贈詩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原注云時免河西尉為右衛率府兵曹此天寶十

四載事也是年祿山反故述懷詩昔罷河西尉初興
薊北師可證

新唐書上疏言琯事帝怒張錫救解然自是不甚省
錄時所在寇奪甫家寓廊彌年艱窶弱至餓死因
許甫自往省視據公自京赴奉先縣詠懷詩云老妻
寄異縣十口隔風雪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則孺
弱餓死當在天寶十四載赴奉先時而非至德二載
省視廊州時也

新唐書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郾
州羸服欲趨行在為賊所得至德二載亡走鳳翔謁
上拜左拾遺此最可信也舊唐書以為甫自京師宵
遁赴河西謁肅宗于彭原集注因之亦謂自京竄至
鳳翔皆悞

舊唐書甫嘗憑醉登武之牀瞪眎武曰嚴挺之乃有
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為忤初無欲殺之說新唐書以
為武外若不為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集吏于門武將

出冠鉤于簾者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觀公先寄詩云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為文翁再剖符又八哀詩云空餘老賓客身上愧簪纓其生死交情亦可概見新史失之誣矣

舊唐書武卒甫無所依乃遊東蜀依高適既至而適卒按適于廣德元年十二月入朝及拜左散騎常侍永泰元年正月乃卒公聞高常侍亡詩云歸朝不相見蜀使忽傳亡是適卒于歸朝後而非在蜀也何言

欲東依適既至而適卒耶其年正月適卒至四月武卒是適卒于武之前也何言武卒公無所依而依適耶

舊唐書甫以其家避亂荆楚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乃溯沔湘流遊衡山據公在江陵有暮春雨後夏日執熱秋日述懷等詩是三月至江陵秋移居公安又數月至歲暮方抵岳何言未維舟而亂即去之也況其時江陵無警也

舊唐書永泰二年卒于耒陽按公生于先天元年壬子卒于大歷五年庚戌為年五十有九則非永泰年間矣其言卒于耒陽最為可信呂大防詩譜以為是年夏還襄陽卒于岳陽魯訔黃鶴譜謂卒于潭岳之交又牽引回棹歸秦等詩以為證皆不足憑也

舊唐書宗武子嗣業自耒陽遷甫之柩歸塋于偃師元微之墓誌云旅殯岳陽其孫嗣業去子美歿餘四十年為元和之癸巳合窆于首陽之山前因觀耒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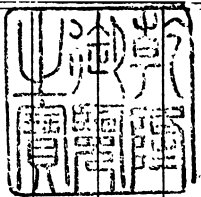
縣志載工部墓在縣治北郭外二里胡茗溪謂耒陽
有子美墓前賢多留題司馬溫公謂豈微之但為誌
而不克遷或已遷而故塚尚存耒陽耶此皆不明旅
殞之義遂致衆說紛紛按說文殞者死在棺將遷塋
柩賓遇之此云旅殞當是卒于耒陽遷柩岳陽後乃
歸塋偃師也公自稱當陽君後故世塋偃師首陽山
山在官路而當陽墓載圖經可攷

晉書預先為遺令
曰吾去春入朝自

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
為將來兆域間隧道南向

天寶三載公以祖母廬歸

莖偃師嗣業歸莖公于偃師皆承當陽君之志也



歷代詩話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歷代詩話卷四十六至

詳校官侍讀學士_臣陸伯燁

侍讀_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繆琪

校對官檢討_臣饒慶捷

謄錄監生_臣張和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詩話卷四十六

歸安吳景旭撰

庚集上之上

唐詩

烏鰂墨

宋遷寄試鶯詩誓成烏鰂墨人似楚山雲

吳旦生曰江東人取烏鰂之墨書契以給人物踰年

墨消則一空紙遷意以盟誓成虛亦猶此也南越記云烏賊魚腹中血正黑可以書也世謂烏賊懷墨而知禮古今注云一名河伯度事小史

本草作白事小史

炙較

子云此魚每遇漁舟即吐墨染水令黑以混其身食物本草云其墨用以書偽券踰年即脫此魚自浮水面烏見以為死往啄之乃捲入水故曰烏賊呂氏春秋注引古月令云九月寒烏入水化為烏則異魚圖贊云烏則之魚鵲

又作鵲鵲鵲也

鳥所變海物異名記云烏

鰓八足集足在口縮喙在腹形類鞋囊其名烏鰓吸
波溪墨迷射水愚海錄碎事云烏鰓有石遇風則料
前一須下石一名鰓魚風波稍急即以其須粘石為
鰓按鰓字作則鰓鰓一也說文又作鰓鰓

元散詩話云試鶯以朝鮮厚繭紙作鯉魚亟兩面俱
畫鱗甲腹下令可以藏書此古人尺素緘魚之遺制

也詳於丁集試鶯每以此遺遷嘗有詩云花箋製葉

雙鯉魚

寄郎邊江上尋魚為妾傳郎處斜陽三五樹路中莫

近釣翁船此貞觀中事也

為僧

劉氏雜志曰徐敬業與駱賓王兵敗賓王亡命為僧往
來靈隱寺宋之間至寺夜吟鷺嶺鬱宮堯龍宮鎖寂寥
以無下韻賓王隔壁朗吟以終篇之間大駭質明求見
則遁矣敬業亦脫去為僧於衡山黃巢既敗依張全義
為僧於洛陽嘗繪已像題詩云記得當年草上飛鐵衣
脫盡着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倚闌干看落暉人見

像識其為巢蓋古今若此脫身者多矣史豈盡得其實哉

吳旦生曰劉安上仙而班馬言以叛伏誅姚泓綠毛覆體而寄奴斬一貌類者以立威史失其實若此等事何可具論按敬業逃入山天寶初有九十餘老僧名住括正其人也賓王亦落髮徧遊名山因至靈隱耳葛常之云駱集中有江南送之問詩兖州錢之問詩其相習如此不應相遇靈隱以為不相識也王

弇州云年事不甚遠而駱為老僧稱宋少年決無是理則是唐詩紀事本事詩等亦如史家多失實耶

陸放翁詩他年不死君須記會在天津看落暉自注云元微之贈老人詩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倚闌干看落暉如雜志新話之言則放翁不應援巢以自喻矣

地角天涯

駱賓王詩地角天涯渺難測

吳旦生曰俗言天涯海角不知成都實有此二石也

賓王以使事入蜀故及之按游宦紀聞云天涯石在
中興寺者老傳言人坐其上則腳腫不能行至今人
不敢踐履及坐其上又有天牙石在大東門對昭覺
寺高六七尺有廟今石市入湯家園地角石舊有廟
在羅城內西北角高三尺餘王均之亂為守城者所
壞今不復存矣欽州有天涯亭廉州有海角亭二郡
蓋南轅窮途也

寶祿

楊升菴曰袜女人脇衣也盧照隣詩倡家寶袜蛟龍被是也崔豹古今注謂之腰綵注引左傳袒服謂日日近身衣也是春秋之世已有之豈始於唐乎

吳旦生曰制自文王以繒為之曰腰巾漢武帝增以四帶名曰袜肚靈帝賜宮人盛金絲合勝袜肚亦名齊襠則周初已有之矣但引袒服以証寶袜恐未必然留青日札云今之袜胸一名襠裙隋煬帝詩寶袜楚宮腰謝偃詩細風吹寶袜蓋寶袜在外以束裙腰

者視圖畫古美人粧可見故曰楚宮腰曰細風吹者
此也若貼身之襖則風不能吹矣自後而圍向前故
又名合歡襖裙沈約詩領上蒲桃繡腰中合歡綺是
也其繡帶亦名袂帶今襖裙在內有袖者曰主腰領
襟之上繡蒲桃花言其花朵朵如蒲桃也又觀胡侍
墅談云建炎以來臨安府浙漕司所進成恭后御衣
之目有粉紅紗抹胸真紅羅裹肚乃知抹胸裹肚之
製其來不近世紀楊太真為祿山爪傷胸乳為訶子

東胸者或妄傳矣

零雨

盧照鄰送孟學士南遊詩零雨悲王粲清尊別孔融

吳旦生曰蔣仲舒箋釋謂本傳及鄴中詩集並無零雨之句豈偶悞用耶余按王仲宣從軍詩有云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鵲鳴又云昔人從公旦一徂輒三齡蓋一詩中再言及此皆用幽風零雨其濛事也鵲鳴之為雨徵此幽風本意也箋者失考

招魂

沈佺期三月三日獨坐驪州詩云誰念招魂節翻為禦
魅囚

吳旦生曰詩話總龜引荆楚記云屈原以五月五日
投汨羅而死人傷之以舟楫拯焉故武陵競渡用五
月五日蓋本諸此劉夢得云今舉楫相和之音皆曰
何在蓋所以招屈原也詩曰湘江五月平堤流邑人
相將浮采舟靈均何在歌已矣哀踪振楫從此起今

江浙間競渡多用春月疑非招屈之義及考沈佺期
三月三日詩王績三月三日賦亦云新開避忌之席
更作招魂之節則以上巳為招屈之時其必有所據
也予觀琴操云介子推五月五日焚林而死故是日
不得發火而異苑又謂寒食始禁烟蓋當時五月五
日以周正言之爾今用夏正乃三月也屈原以五月
五日死而佺期王績以上巳為招魂之節者亦豈謬
耶

朱子楚辭辯證云後世招魂之禮有不專為死人者如杜子美彭衙行云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蓋當時關陝間風俗道路勞苦之餘則皆為此禮以祓除而慰安之也近世高抑崇作送終禮云越俗有暴死者則亟使人徧於衢路以其姓名呼之往往而甦以此言之又見古人於此誠有望於復生非徒為是文具而已也

北枝

宋之問度大庾嶺詩淚盡北枝花

吳旦生曰許渾詩只應頻看北枝梅與延清同意按
漢梅鋗定百粵因名梅嶺後鋗將庾勝兄弟守之又
名大庾嶺非專以嶺上有梅也而梅亦有異白孔六
帖云大庾嶺上梅南枝落北枝開寒暖之候異也天
中記兩婦東壁詩南枝向暖北枝寒一樣春風有兩
般李嶠咏梅詩大庾歛寒光南枝獨早芳

扈

宋之問詩吾君不事瑤池樂時雨來看農扈春

吳旦生曰延清不侈般樂而諄及農事王摩詰雨中
春望之作云為乘陽氣行時令不是宸遊翫物華皆
得古詩規箴之義按金天氏勤於民事命春扈以耕
稼呂夏扈以芸耬秋扈所以收歛冬扈於焉蓋藏

左傳鄭子曰少皞氏以九扈為九農杜預注扈有春
扈鴈鵠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
扈喈喈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鷦鷯以九扈為九

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人事也張衡東京賦勤致耆
於九扈薛綜注九扈農正知田事扈正也按郭璞注
桑扈竊脂謂好盜脂膏食之因以為名陸璣詩疏好
竊人脯肉脂及膏故稱竊脂後觀丘光庭辨爾雅云
上文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豈諸
扈皆善為盜而偷竊玄黃丹藍乎蓋竊之為言淺也
竊玄者淺黑色也竊藍者淺青色也竊黃者淺黃色
也竊丹者淺赤色竊脂者淺白色也今三四月間採

桑之時見有小鳥灰色眼下正白俗呼白鷓鴣鳥是也
以其採桑時來故謂桑扈

東山

王邱東山詩智哉謝安石携妓入東山

吳旦生曰王丘初唐人扈從明皇南出鼠雀谷張說
作詩和者甚衆皆遜丘作葛常之謂唐推燕許而丘
不以詩名觀燕許之作慙於丘多矣楊升菴謂東山
詩太白之先鞭也按太白有憶東山二絕云不向東

山以薔薇幾度花白雲他日散明月落誰家我今携
謝妓長嘯絕人羣欲報山東客開闢掃白雲

韻語陽秋云會稽臨安金陵三郡皆有東山俱為謝
安携妓之所按本傳初安石寓居會稽與王羲之許
詢支遁遊處被召不至遂棲遲東山唐裴冕等鑑湖
聯句有興發還尋戴東山更問東此會稽之東山也
本傳又云安石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瀆谷悠然
歎曰此與伯夷何遠今餘杭縣有東山東坡有遊餘

杭東西巖詩注云即謝安東山所謂獨攜縹緲人來
上東西山者是也此臨安之東山也本傳又謂及登
台輔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游
集今土山在建康上元縣崇禮鄉建康事跡云安石
於此擬會稽之東山亦號東山此金陵之東山也

雙頭牡丹

許彥周詩話曰唐高宗宴羣臣賞雙頭牡丹賦詩上官
昭容一聯云勢如連壁友心似臭蘭人計之必一英奇

女子也

吳旦生曰湘湖故事載徐仲雅合歡牡丹詩平分造化雙包去拆破春風兩面開汴都平康記載晁無咎雙頭牡丹詩二喬新獲吳宮怯雙隗初臨晉帳羞中州集載党世傑雙頭牡丹詩並肩翠袖初酣酒對鏡紅妝欲鬪奇較之昭容遜其高雅

歷代詩話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詩話卷四十七

歸安吳景旭撰

庚集上之中

唐詩

罷相

李適之罷相詩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試問門前客
今朝幾箇來

吳旦生曰適之退朝每邀賓戚談諧曾賦詩云朱門
長不閉親友恣相過年今將半百不樂復如何後為
林甫所譖罷故有門前客來之句未免激而露矣于
漬對花詩花開蝶滿枝花謝蝶還稀惟有舊巢燕主
人貧亦歸雖當罷官同一感慨要有怨而不怒之意
老杜八仙歌銜孟樂聖稱避賢乃用適之語按史記
石慶上書曰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蓋
避賢二字出此今杜本誤作世賢則世字犯太宗諱

絳河

王維秋宵寓直詩雲消出絳河楊升菴曰道書天有九
霄赤霄碧霄青霄玄霄絳霄齡霄紫霄練霄縉霄也絳
河卽絳霄

吳旦生曰如魏張淵觀象賦望靈象於九霄注云九
霄九天也因引道書以釋之又漢武帝內傳王母遣
問武帝云遠隔絳霄此亦道書之說也今升菴誤以
雲消為雲霄遂引道書則非按初學記天河亦名絳

河蟲海集云銀河曰絳河蓋觀天者以北極為標準
所仰視而見者皆在北極之南故稱之曰絳借南之
色以為喻也余甚愛此語唐彥謙七夕詩絳河浪淺
休相隔滄海波深尚作塵王初銀河詩闔闔疎雲隔
絳津橋頭秋夜鵲飛頻

驅鴈

王維出塞作領聯云暮雲空磧時驅馬秋日平原好射
鴈又結云玉靶角弓珠勒馬漢家將賜霍嫖姚

吳旦生曰王弼州謂此律甚佳非兩馬字犯當足壓
卷然兩字俱貴難易或稍可改者暮雲句馬字耳余
因弼州之語戲欲改之屢思未屬一日觀謝廷讚云
右丞出塞重一馬字按鮑照詩秋霜曉驅鴈又北風
驅鴈天雨霜又洛陽伽藍記北風驅鴈千里飛雲然
則右丞句為驅鴈無疑矣余思沙磧自應驅鴈而馬
字彷彿鴈字以致傳訛耳積疑之案一旦冰釋為之
狂叫欲絕

天幸數奇

王摩詰詩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

吳旦生曰西清詩話不敗由天幸乃霍去病非衛青也去病傳其軍嘗先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意有大將軍字悞指去病作衛青耳齊東野語云李廣傳廣數奇毋令當單于注云奇不耦也言廣命隻不耦也數所角切奇居宜切宋景文以為江南本漢書數乃所具切角字乃具字之悞耳因攷藝文類聚

馮敬通集吾數奇命薄徐敬業詩數奇良可歎杜詩
數奇謫關塞道廣存箕頽羅隱詩數奇當自愧時薄
欲何干東坡詩數奇逢惡歲計拙集枯梧觀其耦對
則數為命數非䟽數之數音所具切明矣

漠漠陰陰

郭彥深曰王維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此
用疊字之法不獨摹景入神而音調抑揚氣格整暇悉
在四字中杜詩野日荒荒白江流泯泯清亦是上二字

揚下二字抑情景氣格悉備李嘉祐剪去漠漠陰陰便索然少味矣宋人詩話乃謂摩詰用嘉祐句不知王在盛唐李在中唐王安得預竊其句

吳旦生曰嘉祐字從一上元中刺台州大厯間刺袁州則知與摩詰相懸矣唐詩紀事云李肇謂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之句本嘉祐詩而集中不見據此豈出好事者造言耶故王勉夫謂以前人詩語而以己意損益之在當時自有此體葛常之謂

嘉祐詩摩詰行之為七言而興益遠葉石林謂好處在添漠漠陰陰四字此乃摩詰為嘉祐點化以自見其妙不然嘉祐本句但是咏景耳三子之言余猶鄙其失攷乃李肇以為好取人章句王直方以為是剽竊之雄不幾為摩詰詬厲哉胡荅溪云古之詩人如摩詰竊嘉祐水田飛白鷺夏木嘯黃鸝僧惠崇為其徒所嘲云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多犯古古人詩句犯師兄皆可軒渠一笑蓋摩

詰與惠崇並稱而又厚誣之不其恩與

詩下雙字極難須是七言五言之間除去五字三字
外精神興致全見於兩字方為工妙石林詩話謂如
老杜無端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江天漠漠
鳥飛去風雨時時龍一吟荆公新霜浦溆綿綿白薄
晚林巒往往青東坡浥浥爐香初泛夜離離花影欲
搖春雪浪齋謂如老杜野日荒荒白江流泯泯清退
之月吐窓同同此皆字不虛發也

藥欄

資暇集曰今園亭中藥欄藥音義與藥同欄卽藥藥卽欄猶言圍援非花藥之欄也有以藤架疏圍作對是不知其由乖之矣按漢宣帝詔池藥未御幸者假與貧民蘇林注云以竹繩連綿為禁藥使人不得往來爾漢書闌入宮禁字多作草下闌則藥欄作藥蘭尤分明也

吳旦生曰漢顧成廟設投光鈎欄王逸注縱曰欄橫曰楯楯間子曰櫺欄楯殿上臨邊之飾亦以防人墜

墮今言鈎欄是也

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一百五十步鈎欄甚

嚴整鈎欄之名始見此王建宮詞風簾水殿壓芙蓉四面鈎欄在水中李義山詩簾輕幕重金鈎欄李長

吉詩蟪蛄弔月鈎欄下宋世以來始名教坊曰鈎欄蓋從上而下為墜墮從外

而內為闌入其義則一引此証欄字愈明而藥之為

藥終未安耳胡荅溪亦謂引池藥為悞乃楊升菴引

之謂杜甫乘興還來看藥欄王維藥欄花徑衡門裏

皆不通何也按唐人詩亦不止是如庾肩吾詩向嶺

分花徑隨階轉藥欄李商隱詩藥欄日高紅髮鬢許

渾詩竹院晝看筍藥欄春賣花張籍詩得錢祇擬還
書鋪借宅常時事藥欄多作花藥之欄

返景

王維鹿柴詩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吳旦生曰山海經長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實
惟員神颯氏之宮是神也主司返景按日西入則返
景東照故曰返景尚書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周禮
注引書云度西曰柳谷虞翻云鄭玄所著尚書古篆

柳字反以為昧字訓云穀日出之色櫛日入之色穀
字見說文音穀櫛音柳注柳之為言聚也日將沒兼
有餘色故云柳鄭玄云五色聚為柳總之倒景返照
在秋為多故西山返景司之白帝堯典餞日屬之仲

秋說文在上曰返景在下曰倒景漢郊祀志谷永云
仙人逢興輕舉登遐倒景注謂在日月上日月反
從下照故其景倒沈休文詩一舉凌倒景無事適華
嵩魏瓘賦凌倒景而將越相如賦貫列缺之倒景

夕陽

楊升菴曰王維和韋五郎溫泉寓目詩漢主離宮接露

臺秦川一半夕陽開青山盡是朱旗遠碧澗翻從玉殿
來新豐樹裏行人度小苑城邊獵騎迴聞道甘泉能獻
賦懸知獨有子雲才唐至天寶宮室盛矣秦川八百里
而夕陽一半開則四百里之內皆離宮矣此言可謂肆
而隱奢麗若此而猶以漢文惜露臺之費比之可謂反
而諷末句欲韋郎效子雲之賦則其諷諫可知

吳旦生曰元郝天挺注驪山上有夕陽樓在焉金聖
歎謂一路依渭水迤邐而去其半道有矗起者知此

為驪山夕陽樓也余喜此說最確正形容離宮之盛
且高而扈從之臣皆得寓目焉如升菴所云乃以夕
陽為殘陽所照謂彼秦川之迴而夕陽半開其半為
宮室所掩故知四百里內皆離宮是據世本之陋解
而言之也

巴字

王維詩天際澄江巴字迴

吳旦生曰王聳子超與一友舟行閱詩友以水寒巴

字急之句為無解同舟者互持之子超歸為道此余
謂此李羣玉雲安詩也詩中八句皆使雲安實事按
三巴記云閬水東南流三折如巴字故曰三巴則羣
玉詩用此也如盧綸詩浪依巴字息風入蜀關清李
遠詩杜魄呼名叫巴江學字流白居易詩江從巴峽
初成字猿過巫陽始斷腸劉敞之詩山近衡陽雖少
鴈水連巴字豈無魚劉曄詩山簇劍鋒朝闕遠水如
巴字遼城流唐人多用此偶因摩詰詩載之

水田衣

王摩詰詩乞飯從香積裁衣學水田

吳旦生曰楊升菴謂袈裟內典作袈裟蓋西域以毛
為之又名逍遙服又名無塵衣又名水田衣又名稻
畦帔陳眉公云田衣即山谷所謂稻田衲王少伯詩
手巾花氎淨香帔稻畦成是也雪霏錄謂袈裟者恐
非余按范燈有狀江南十二咏云江南季夏天身熱
汗如泉蚊蚋成雷澤袈裟作水田蓋天寶大曆間固

有此語陳養吾云迦羅沙曳僧衣也省羅曳字止稱
迦沙葛洪撰字苑漆衣作袈裟一名忍辱鎧一名銷
瘦衣一名蓮花服一名福田衣一名去穢衣一名離
染服

酌

陳無功曰王摩詰酌酒與君君自寬人情翻覆似波瀾
上句用鮑明遠酌酒以自寬下句全用陸士衡君子行
語

吳旦生曰此摩詰酌酒與裴迪詩也其義與明遠異

按說文酌盛酒行觴也从酉勺

挹取也

則摩詰所咏酌

酒與君正得行觴之義謂飲為酌非也徐鉉言杓溷

酌按杓料

之庚切

杓也今俗讀作市若切以為梧酌之

酌非是料杓當作斗柄斗柄為杓斗首為魁遂加木

轉注作杓並為楚辭圖鑿方杓亦柄為也

楊升菴云杓字从木

从內考工記調其鑿杓而合之宋玉九辯圖鑿而方
杓兮吾固知其鉏鋸而難入夫杓鑿本相入之物惟
方杓圓鑿則不相入今去方圓字而曰杓鑿不相入
謬矣甚者寫杓字作柄字尤可笑也余按升菴此語

始於周易坤為柄俞氏云柄當作柄柄性圓轉而曲坤性直大而方故乾圓坤柄相反也

閣

天厨禁鬻曰王維書事詩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舒王詩若耶溪上踏莓苔興盡張帆載酒迴汀草岸花渾不見青山無數逐人來兩詩皆含不盡之意子由謂之不帶聲色

吳旦生曰摩詰此絕集中不載見於覺範禁鬻中舒王有一絕云山中十日雨雨晴門始開坐看蒼苔文

莫上人衣來極意規模之作摩詰又有人家在仙掌
雲氣欲生衣亦集中所不載見於董道畫跋中

蘇東坡作病鶴詩常寫三尺長脰瘦軀而缺其一字
使任德翁輩下之凡數字東坡徐出其稿蓋閣字也
此字既出儼然如見病鶴然東坡此字正善用摩詰
輕雲閣小雨也虞伯生鶴詩鐵石閣身脩足脰雪霜
依骨淺翎毛則又用東坡字耳

三秋

王摩詰詩四海方無事三秋大有年

吳旦生曰國風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其語始此按陰陽五行歷云一時為三月一月為三秋三月為三秋又一月為三秋故三月有九秋之名也梁元帝纂要又有三冬九冬之語劉孝標答劉之遴書云九冬有隙三餘暇時

六

苑咸訓王摩詰詩三點成伊猶有想一觀如幻自忘筌

吳旦生曰西域以伊為伊字最尊之稱此謂三點成

伊也佛經云天華香莫若伊蒲伊蘭蓋尊稱之加以

伊字故蒲曰伊蒲

伊蒲色即優婆塞中土譯為近住

蘭曰伊蘭

伊蘭即中

土賽蘭香也以其香無比故曰伊蘭

陸放翁詩伊蒲塞饌分香積優鉢

羅花散道場蓋謂此也按苑舍人能書梵字兼達梵

音故摩詰贈云蓮花法藏心懸悟貝葉經文手自書

舍人以摩詰精禪理故訓以此詩即觀三點成伊之

語果精通於梵字矣

棄

隱居詩話曰孟浩然入翰苑訪王維適明皇駕至倉皇
伏匿維不敢隱而奏知明皇召使進所業浩然誦北闕
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明皇曰
卿自棄朕朕未嘗棄卿也因放歸襄陽且浩然布衣攔
入宮禁又犯行在所而止於放歸明皇寬假之亦至矣
烏在以一棄字而議罪乎

吳旦生曰北夢瑣言孟浩然與李太白交游玄宗微

李入翰林孟以故人之分與有彈冠之望久無消息
乃入京謁之一日玄宗召李入對因從容說及孟浩
然李奏曰臣故人也見在臣私第上令急召賜對俾
口進佳句孟浩然誦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
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上意不悅乃曰未曾見浩
然進書朝廷退黜何不云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
緣是不降恩澤終於布衣而已唐詩注又云明皇以
張說之薦召浩然令誦所作云云詩話總龜又云浩

然謁華山李相不遇有詩卷却拋書袋內譬如閒看
華山來之句明皇召李對說及浩然云云新唐書又
云採訪使韓朝宗約浩然偕至京師欲薦諸朝會友
人至劇飲甚懽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叱曰業已
飲遑恤他卒不赴朝宗辭行浩然不悔也余觀所載
不一竊以闌入宮禁或屬未然而急召私第為可據
信似北夢之言為長乃唐詩及書話俱載王維事

拜家慶

孟浩然詩明朝拜家慶須着老萊衣

吳旦生曰唐人與親別而復歸謂之拜家慶盧緯卿詩上堂家慶畢顧與親恩邇韓君平詩青絲纜引木蘭船名遂身歸拜慶年然觀顏延年秋胡詩上堂拜家慶入室問何之劉履補注云嘉慶謂母也則其語不始於唐而晉宋人作嘉較雅

易字

詩話類編曰高適官兩浙觀察使過杭之清風嶺即詩

家東山景也題詩云絕嶺秋風已自涼鶴翻松露濕衣
裳前村月落一江水僧在翠微閒竹房厥後高適閱稿
以月落時江水隨潮退止半江矣思改一字為半字巡
至台州事竣復登僧房索筆改之僧云月前有一官過
稱此詩佳矣但一字不如半字已改易而去高適驚問
何人僧曰義烏駱賓王也古人一字斟酌不苟其識見
之遲速不同耳

吳旦生曰詩之貴有話者如此等類皆苦心導引以

教人安字之法今後生率爾走穎略不經營自謂
一夕瀟湘而安否奚辨只是未曾叅究耳略舉一二
以伸其說如垂崖詩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
尚書蕭楚才改恨作幸曰天下一統獨恨太平何也
李頴四皓詩龍樓曾作客鶴氅不為臣方干改為作
稱曰率土王臣何言不為也齊己早梅詩前村深雪
裏昨夜數枝開鄭谷改數作一曰數枝非早也

香界

高適詩香界泯羣有

吳旦生曰佛寺為香界亦謂香阜江文通詩息舟候

香阜悵別在寒林嘗謂寺曰仙陀

金山也

又曰仁祠

後漢

楚元王英傳遠黃老之微言尚浮陀之仁祠權載之詩逸氣凌顓清仁祠訪金碧

又曰寶坊

又曰柰園

洛陽伽藍記云白馬寺有柰林王勃詩柰園欣八正

風俗通云寺司

也官府所止故曰寺石林燕語云東漢以來九卿官

府皆名曰寺與臺省並稱鴻臚其一也本以待四方

賓客故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白馬負經至舍於鴻

臚既死尸不壞因留寺中遂即鴻臚舊地以為浮屠之居名白馬寺今僧居概稱寺蓋本此也

盡善

河嶽英靈集曰高才無貴仕誠哉是言曩劉楨死於文學左思終於記室鮑昭卒於叅軍今常建亦淪於一尉悲夫建詩似初發通莊却尋野逕百里之外方歸大道所以其旨遠其興僻佳句輒來唯論意表至如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為君又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此例十

數句並稱警策然一篇盡善者戰餘落日黃軍敗鼓聲
死今與山鬼隣殘兵哭遼水屬思既苦辭亦警絕潘岳
雖云能叙悲怨未如此章

吳旦生曰常建清晨入古寺一章王維中歲頗好道
一章每不過四十字爾一塵不到萬慮消歸直與無
始者往來若看做章句文字便非聞道之器此真正
一篇盡善者也豈僅稱警策而已哉歐陽永叔極愛竹
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一聯

按又玄集唐詩類選唐
文粹皆作通字熙寧元

年永叔守青州題廨宇
後山齋云竹迳遇幽處

黃山谷極愛山光悅鳥性潭

影空人心一聯余以摘句尋聲終是後人影響不意
殷進士璠身躋有唐已有此編論也如弔王將軍墓
一詩將一死字屬鼓聲上便妙小雅鼓聲淵淵左傳
三鼓氣竭合兩處觀來則鼓聲死三字模寫欲絕此
真所謂警策句若云一篇盡善則未也

劈頭劈腦喝出清晨兩字次句云初日照高林接得
有力竹與花木皆從高林帶出而映之以初日雖欲

不幽且深不可得矣此際聲聞色象種種銷滅惟有一寺與入寺者同攝入光影中佛性人性鳥性無動不靜無二不一故結言萬籟此俱寂昔人所以美旦氣快朝來也自首至尾總是清晨兩字安得不為一篇盡善

西來

岑參登慈恩寺浮屠詩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

吳旦生曰譚友夏評從西來詩人慣將此等無指實

處說得確然唐仲言評西為秋非無指實岑又有出
關見青草春色正東來亦是一証余觀三百篇於花
草雲物變換隻字便易春秋要其所指確有理說又
不止於遲遲狀春日之舒淒淒見秋日之慘而已也
古詩塞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亦有斯旨唐評故自
勝

高廷禮云唐人唱和多是感激各臻其妙如登慈恩
塔詩杜甫云高標跨蒼穹烈風無時休俯視但一氣

馬能辨皇州高適云秋風昨夜至秦塞多清曠千里
何蒼蒼五陵鬱相望岑參云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
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是皆雄渾悲壯可以凌
跨百代

三車

岑參赴嘉州尋超禪師詩門外不須催五馬林中且聽
演三車

吳旦生曰對意工穩一聯而刺史與禪師之義俱攝

盡矣杜詩雙樹容聽法三車肯載書宋之問廣界寺
詩莫愁歸路遠門外有三車僧廣宣隨駕幸唐興觀
詩萬乘遊仙宗有道三車引路本無塵按法華經初
長者以羊車牛車鹿車立門外引誘諸子出離火宅
之難然後但賜諸子太白牛車注云羊車喻聲聞乘
鹿車喻緣覺乘牛車喻菩薩乘大白牛車即一佛乘
也

玄門亦有三車謂穴也

對起

胡元瑞曰七律對起如杜之風急天高實為妙絕而岑參雞鳴紫陌柳鵲鶯嬌二起工麗婉約亦可諷咏右丞多仄韻對起無風味不足多效蓋仄起宜五言不宜七言也

吳旦生曰此論可為七律長城但嘉州雞鳴紫陌其音闕壯柳鵲鶯嬌其音急直槩評婉約未為允論而嬌歌急管一起是嘉州婉約處也若老杜清秋幕府

一律八句皆對極高潔又極流利真是僅事耳室中語云老杜作八句近體詩卒章有時而對然語意皆卒章之詞令人效之臨了却作一景聯一篇之意無所歸大可笑也

開士

王麟洲曰李頎七言律最響亮整肅忽於遠公遁跡詩第二句下一物體餘七句皆平正一不合也開山二字最不古二不合也開山幽居文理不接三不合也重上

一山字四不合也謂必有悞苦思得之曰必開士也易一字而對仗流轉盡祛四失矣後觀郎士元詩高僧本姓竺開士舊名林乃知襲用頽詩

吳旦生曰元遺山選唐詩鼓吹載頽此詩其時中書左丞郝天挺受業於遺山遂注鼓吹十卷而頽詩首云遠公遁跡廬山岑開山幽居祇樹林郝於此下注云開山疑作開士則在元初已早有具眼矣麟洲苦思乃與脗合耶

楊升菴謂太白詩衡嶽有闡士五峯具真骨按闡士
即開士也海錄碎事直作衡嶽有開士因引楞嚴經
云十六開士悟圓通余按白樂天作金字經碑云開
士悟入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
尊於妙法蓮華經陳子良辨正論序云釋法琳實開
士之棟梁法域之牆塹者也葉和尚讚海英岳靈誕
彼開士注謂開衆生信心

淺深愁

容齋一筆曰李頎詩遠客坐長夜雨聲孤寺秋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且作客涉遠適當窮秋暮投孤村古寺中夜不能寐起坐淒惻而聞簷外雨聲其為一時襟抱不言可知而此兩句十字中盡其意態海水喻愁非過語也

吳旦生曰前十字意態既盡無復贅言祇以取喻掉合此蓋賦而比也其淺深不從海水量出而在前十字中看出其意自婉皇甫百泉嘗言劉禹錫欲問江

深淺應知遠別情李太白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
之誰短長江淹擬休上人怨別桂水日千里因之平
生懷何必長短淺深耶蓋禹錫太白未免直致而頗
正以婉勝也如退之宿龍宮灘詩浩浩復湯湯灘聲
抑更揚魯直云退之裁聽水句尤見工所謂浩浩湯
湯抑更揚者非客裏夜卧飽聞此聲安能周旋妙處
如此耶出韓詩補注庶幾與頌相上下

鳳池

賈至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詩共沐恩波鳳池裏岑
參和云獨有鳳凰池上客王維和云佩聲歸到鳳池頭
杜甫和云池上於今有鳳毛

吳旦生曰賈至詩晉荀勗為中書監除尚書令人賀
之荀曰奪我鳳凰池何賀耶中書凝邃以比天上鳳
凰池余按賈為中書舍人故得稱鳳池而岑為右補
闕杜為左拾遺王則降授中允所謂兩省僚友也故
落句皆及鳳池者唐中書省有鳳池時稱中書舍人

為小鳳翰林學士為大鳳丞相為老鳳宋人猶襲其
稱張天覺自小鳳拜右揆又曾公亮為中書李復圭
譏云老鳳池邊蹲不去

詞林海錯云唐謂禮部之長曰大儀員外曰中儀主
事曰小儀鄭谷寄同年趙禮部詩仙步徐徐整羽衣

小儀澄澹轉中儀

泊宅編云宋制直龍圖閣謂之假
龍圖閣待制謂之小龍龍圖閣

直學士謂之大龍龍圖閣學士謂之老龍
史云或有得直閣久之不遷而卒因曰死龍

歷代詩話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詩話卷四十八

歸安吳景旭撰

庚集上之下

唐詩

飛燕

碧溪詩話曰唐宗渠渠於白豈真樂道下賢其意急得
艷詞媒語以悅婦人耳白之論撰亦不過玉樓金殿鴛

鴛鴦翠等語社稷蒼生何賴

吳旦生曰觀太白雪讒詩雜引褒姒以及漢雒秦毒
似欲發祿山之奸故一則曰飛燕昭陽再則曰飛燕
新妝偕花牋檀板以冀君之一悟未必非風人諷刺
之義若概以艷詞抹煞此朱元晦所謂何曾夢見太
白脚板耶

換鵲

紫桃軒雜綴曰黃伯思東觀餘論辨黃庭經一節實欠

詳審伯思曰黃庭經帖為逸少書僕考之非也按陶隱
居真誥翼真檢云晉哀帝興寧二年南嶽魏夫人所授
惟有黃庭經一篇得存蓋此經也逸少以穆帝升平五
年卒後二年為興寧二年此經始降逸少安得預書之
又按梁虞和論書表云山陰壘醜村養鵞道士謂羲之
曰久欲過河上公老子縑素已具無人能書府君能自
屈書兩章便合羣以奉羲之為傳半曰寫畢攜鵞去晉
書本傳亦著是說然隱居與梁武啓又云逸少有名之

蹟不過數首黃庭勸進樂毅等不審猶有存否蓋此啓
在著真誥前故未之考耳而李白乃有黃庭換白鷺之
句相習之謬也伯思自以為至當矣不知右軍寫道德
經換鷺又寫黃庭經換鷺自是兩番事而太白詩亦兩
見一云右軍本清真瀟灑在風塵山陰遇羽客要此好
鷺賓掃素寫道德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鷺去何曾別主
人一云鏡湖清水漾晴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
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鷺實互用之也考道藏黃庭有

數種有內景黃庭有外景黃庭又有黃庭遁甲緣身經
黃庭玉軸經魏夫人所出乃內景一種係楊真人義之寫
其外景經老君所作先出行世右軍所書兩不相溷也
吳旦生曰獻之帖有云劉道士鵞羣亦復歸也陶穀
因據此以跋黃庭經云山陰劉道士以鵞羣獻右軍
乞書黃庭經此是也又仙傳拾遺云山陰道士管霄
霞求義之寫道德經舉紅鵞一隻相贈而去觀此則
乞書有兩經換鵞有兩事且道士姓氏鑿鑿兩人又

何疑哉一云右軍嘗寫黃庭經與王修則黃庭又不
止一寫矣羊欣筆陣圖云右軍年三十七書黃庭書
訖空中有語卿書感我而況人乎吾是天台丈人虞
世南筆髓云羲之山陰寫黃庭經感天台神降伯思
何意而辨黃庭非逸少書乎

新豐酒

李太白詩南國新豐酒東山小妓歌

吳旦生曰陸放翁入蜀記十六日早發雲陽過新豐

小憇故太白此詩又唐人詩再入新豐市猶聞舊酒
香皆謂此非長安之新豐也長安之新豐亦有
名酒見王摩詰詩按雲
陽即丹陽古所謂曲阿謝康樂詩朝旦發雲陽落日
到朱方蓋謂此

接離

李太白詩頭上白接離

吳旦生曰賓萃酒譜云接離巾也韻釋云白帽也蓋
用白紗作巾耳晉人著白接離歌山簡者所謂倒著

白接羅

世說作離山
簡傳作離

也南朝雖帝王亦服白紗帽沈

攸之所謂大事若克白紗帽共著也

紕言云爾雅鷺春鋤注云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

江東人取以為睫攤名之曰白鷺纒睫與接攤與羅

通而世說獨云接羅今之襴衫也觀太白詩則亦以

接羅為白帽而不以為襴衫矣

執林伐山云羽衣毯
縞之類犀碎錄云晉

宋用
罽羅

按又有白疊巾

南史高昌國有草實如繭其中絲如
細纒名為白疊子國人織以為布甚

軟白漢書公孫述為馬援置都布單衣東觀曰杜子都作答漢書音義曰答布白疊布也以為巾

美詩光明白氎巾

詳見皮詩

皮襲美詩白綸巾下髮如

絲又白恰

音恰韻書弁缺四隅謂之恰魏志注魏武帝以天下山荒資財乏匱擬皮弁裁

練帛為恰

陳子昂詩邨家子弟謝家郎烏巾白恰紫香囊

耐可

李太白詩耐可乘流直上天

吳旦生曰禮記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注耐古能字
疏云說文耐者鬚也鬚謂廝下之毛象形字也古者

犯罪以髡其鬚謂之耐罪故字从寸寸為法也不虧形體猶堪其事故謂之耐古之能字為此耐字取堪能之義此義最明又觀漢書揚越之人耐暑注與能同漢書漢馬不能冬又能作耐音蓋古者耐能二字通用田汝成謂杭人言寧可曰耐可音如能可因載入委巷叢談中是不知其出經史也

何燕泉云漢碑柔遠而邇而即耐字耐古通能是也

雕梅

李太白詩珍盤薦雕梅

吳旦生曰北戶錄嶺南之梅小於江左有選大梅刻

鏤瓶罐結帶之類取棹汁漬之

棹木葉汁

亦甚甘脆琅琊

漫抄云永嘉閨婦以青梅雕剝脫核鏤以花鳥纖細可愛以手擘之玲瓏如小盒闔之復為梅謂之梅籃田子藝云以銅青蜂蜜養之愈久愈實而青色如生亦珍品之最巧者

八十一萬歲

李白詩天子九九八十一萬歲歲長傾萬壽杯

吳旦生曰雲笈七籤云混元一始萬劫至於百成百成亦八十一萬年而有太初太初之時老君從虛空而下為太初之師又自太上生後復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乃生一炁太白詩出此

黃鶴樓

後村詩話曰古人服善太白過黃鶴樓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之句至金陵遂為鳳凰臺詩以

擬之今觀二詩真敵手棋也若他人必次顥韻或於詩板之傍別著語矣

吳旦生曰徐栢山謂李白之擬黃鶴樓正在鸚鵡洲一詩而非止於鳳凰之作蔡蒙齋因謂鸚鵡洲詩聯聯與崔顥詩格調同而語意亦相類栢山善於讀詩者余以黃鶴樓氣格蒼渾莫可端倪然起聯對而領聯不對此是偷春體王弇州議其大乖近體而不知其本入體也嚴滄浪取以壓卷乃所謂絕唱不可和

而鸚鵡洲風力猶遜鳳凰臺全弱何云敵手棋耶

舊傳費禕飛升於此忽乘黃鶴來歸蜀志禕為郭循所害不得其死安有駕鶴述異記荀瓌字叔偉憇黃鶴樓上跨鶴騰空其說亦誣才調集黃鶴人名也益非按鄂州城東十里為黃鶴山方輿記云有仙人王子安乘黃鶴過此因得名西有石如磯為黃鶴磯後人建樓俯磯上故名黃鶴樓

金聖歎云沈佺期詩龍池躍龍龍已飛龍德先天天不違池開天漢分黃道龍向天門入紫微看他四句中凡下五龍字又下四天字豈不奇絕後來祇說鳳凰臺乃出黃鶴樓我烏知黃鶴樓之不先出此耶其

落筆先寫龍池二字三四承之便寫一句池一句龍
已是出色精嚴矣乃因一二詳寫玄宗起兵定難入
續大統前是躍龍後是飛龍躍龍是先天飛龍是天
不違龍外又連用二天字者是索性亦於三四中
再加天漢天門二天字以多添氣色如此縱橫跳躍
彼鳳凰臺不足道正恐黃鶴樓殊未抵其一半氣力
也李商隱詩杜牧司勳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詩
前身應是梁江總名總還曾字總持二牧字二杜字

三總字二字字此亦龍池黃鶴所濫觴而今愈益出

奇無窮也

又見韓冬郎詩岸上花根總倒垂水中花影幾千枝一枝一影寒山裏野水野花清

露時便是一對好手也

鄭谷詩石城昔為莫愁鄉莫愁魂散

石城荒江人依舊棹舢舨江岸還是飛鴛鴦人只知

李欲學黃鶴樓何曾知鄭曾學黃鶴樓耶看其一二

照樣脫胎出來分明鬼偷神卸吾更賞其三四江人

江岸之句自翻機杼另出新裁不甚規模黃鶴而凡

黃鶴所有未盡之極筆反似與他補寫極盡此真採

神妙手

水碧金膏

李太白過彭蠡湖詩水碧或可採金膏秘莫言

吳旦生曰江淹擬王微君詩水碧驗未黠金膏靈詎
緇注云水碧水玉也金膏仙藥也謝靈運入彭蠡湖
口作金膏滅明光水碧輟流溫注云水碧水玉也此
江中有之然皆滅其明光止其溫潤穆天子傳河伯
示汝黃金之膏束皙云金膏可以續骨山海經堂庭

山出水玉水精也墨子大藥有水脂碧李賀詩暗佩
清臣敲水玉

圮

李白經下邳圮橋懷子房云我來圮橋上懷古歛英風
吳旦生曰圮音怡說文東楚謂橋為圮故史記留侯
世家但云嘗於圮上遇一老人則言圮不必復言橋
矣太白題與詩皆以圮橋二字連用非是統志云圮
橋在邳州城東南隅崔塗讀留侯傳云偶成漢室千

年業只讀圮橋一卷書楊維禎覽古云諸葛拜牀下
可是圮橋師此皆未之考耳惟虞集詩長跪獻圮下
會期後三早乃得本解

鏡湖

李太白送友人尋越中山水詩云湖清霜鏡曉濤白雪
山來

吳旦生曰小說家謂軒轅鑄鏡於此因名鏡湖非是
按此湖會稽太守馬臻所開輿地志云山陰南湖縈

帶郊郭白水翠岩互相映發若鏡若圖王右軍云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則鏡湖之名亦取此義天寶三載正月五日詔賜賀知章鏡湖一曲歸老其後避廟諱改稱鑑湖黃山谷所謂清鑑風流歸賀八也

陸放翁詩一竿風月老南湖自注云鏡湖一名南湖

識度

王性之嘗為王彥輔言曰王荊公集四家詩蔡天啟嘗問何為下太白荊公曰才高而識卑其中言酒色蓋什

八九

吳旦生曰陸放翁以為此非荊公之言白樂府外及婦人者實少言酒過多比之陶淵明輩亦未為過四家詩不喜白當自有故蓋白識度甚淺觀其詩中如中宵出飲三百杯明朝歸揖二千石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金瑣賢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章紫綬來相趨一別蹉跎朝市間青雲之交不可攀歸來入咸陽談笑皆王公高冠佩雄劍長謁韓荊州之類淺陋

語至多又如以布衣得一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
當時笑我微賤者却來請謁為交親宜其終身坎壈
也放翁拈出識度二字不獨太白心折且為後來作
詩文之鑒凡人下筆先立自家身分始不為識者所
嗤

鍊字

鶴林玉露曰作詩要健字撐拄要活字幹旋如紅入桃
花嫩青歸柳葉新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入與歸字

貧與老字乃撐拄也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何與且字豈與應字乃幹旋也撐拄如屋之有柱幹旋如車之有輪

吳旦生曰得撐拄之說而通之即實字可作虛用如璇階電綺閣碧題霜羅幙之類是也得幹旋之說而通之即虛字可作實用如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之類是也

潘邠老云七言第五字要響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

雲擁樹失山村翻字失字是響字也五言第三為眼
乃一句所着力在此一字字不響則句不健呂氏蒙
訓以為字字當活活則字字自響也曾致堯語李公
受子詩雖工而音韻猶啞公受初未悟後得休文所
謂前有浮聲後有切響遂精於格律杜師顏嘗言少
陵麗人行坐中八娘真貴人數目中八字最響覓句
下字當以此類求之

賡和

劉貢父詩話曰唐詩賡和有次韻

先後無易

有依韻

同在韻

用韻

用彼韻不必次

今人多不曉

吳旦生曰昔人言和之義有三蓋依韻和之謂之次韻或用其題而韻字同出一韻謂之和韻如張文潛離黃州詩而和杜老玉華宮詩是也用彼之韻不拘先後謂之用韻如退之和皇甫湜陸渾山火是也然晉宋間何劭張華二陸三謝答其來意而已非若後人為次韻所局也唐不勝載姑論老杜如高適寄杜

云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求杜則云草玄吾豈敢賦
或似相如杜寄嚴武云何路出巴山重巖細菊班嚴
則云卧向巴山落月時籬外黃花菊對誰杜送韋迢
云洞庭無過鴈書疏莫相忘迢則云相憶無南鴈何
時有報章杜又云雖無南去鴈看取北來魚其往來
反覆不過如是也惟元白矜尚次韻至皮陸而盛若
宋蘇黃輩唱一廢十拙見矣

洛陽伽藍記王肅入魏舍江南故妻謝氏而娶元魏

帝女其故妻贈之詩云本為箔上蠶今為機上絲得
路遂騰去莫憶纏綿時繼室代答亦用絲時兩韻則
次韻謂始於元白悞也陳後主集有宣猷堂燕集五
言曰披鉤賦韻逐韻多少次第而用座有江總陸瑜
孔範等後主韻得迕格白赫易夕擲斤折啗字其詩
用韻與所得韻次前後正同是先書韻為鉤坐客均
探各據所得循序賦之正後世次韻類也但韻以鉤
探非訓和先唱者耳

薺菜

侯鯖錄曰高力士謫在驩州咏薺菜詩為魯直所稱云
兩京作斤賣五溪無人采貴賤雖不同氣味故常在

吳旦生曰李輔國矯制遷明皇西宮力士竄嶺表見
山多薺人不解食故賦詩謂可拾作羹耳魯直作食
筍詩尚想高將軍五溪無人采是悞以筍為薺矣但
言詩為魯直所稱亦未詳攷張文潛作薺羹詩論斤
上國無曾飽旅食江城日至前常慕蒸羹最清酒固

應加糝媿吾緣乃得力士本意

說文薺草可食也春秋繁露云薺以美冬水氣也薺甘味也乘於水氣故美者甘勝寒也薺之言濟所以濟大水也

魚米

田澄蜀城詩地富魚為米山芳桂是樵

吳旦生曰澄天寶上元間人杜子美贈田舍人云楊雄更有河東賦惟待吹噓送上天蓋澄以舍人奉使

入蜀也俗名沃土為魚米之地皮襲美詩一斗霜鱗
換濁醪吳中魚市以斛計一斗為二斤半蓋一以米
喻一以斛計其義可互通也

北戶錄載劉孝威謝官賜交州米麴四百屈詳其言

屈豈今之數乎且前朝短書雜記有呼食為頭晉元帝謝

賜功德淨饌一頭又謝齋功德食一頭又劉孝威謝賜果食一頭以魚為斛梁料律生魚若

斗茗為薄為夾溫貢茗二百尺薄又梁科律薄茗千夾云云筆為雙為牀

為枝搜神記益州西神祠祈禱者持一雙筆南朝呼筆四管為一牀梁簡文帝答詩云乍置筆牀又

云寫書筆一枝一萬字

墨為螺為丸為枚

陸云以兄送墨為螺量科律御墨一量十

二九蔡質漢官儀曰尚書令僕丞郎月賜喻廩大墨一枚小墨一枚

紙為番錦為兩

佐王

云錦

衣為裁

陸倕謝安城王楚越衣裁沈約有謝葛衫裁也

袈裟為緣

簡文

帝蒙惠袈裟一緣

奴為頭

簡文帝書言安城王餉奴子一頭

麝為子蠟為麤

麝香如千子蠟如千麤齊建武四年事

檳榔為口胡桃為子

陸倕謝安城王賜檳

柳一千口并胡桃一千子

余因魚為蚪喜段公路之言錄之然於紙為番獨無

引據因按魏張揖云古之素白依書長短隨事截緇

枚數重沓即名番紙故从糸蓋取繒帛之義則謂紙為番以此也北戶錄云張載紙銘並稱紙為番拾遺記云張華著博物志四百卷奏於武帝詔芟為十卷乃賜側理紙萬番是南越所獻海苔為之又武帝賜杜預蜜香紙萬番寫春秋釋例紙微褐色紋如魚子極香而堅韌乃蜜蒙花所成也藝苑卮言云王右軍會稽庫中有紙九萬番悉以乞謝安孔氏六帖云杜暹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贐之暹為受百番

文筆襟喉云蕭穎士夢有人授紙百番開之皆是綉
花文思乃大進珍珠船云簡文帝奉紙箋二千番大
唐龍髓記云玄宗創集賢院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
遂昌雜錄云宋制內夫人每日輪流六人侍帝左右
以紙一番書帝起居封付史館牋紙補云蜀牋體重
一夫之力僅能荷五百番唐詩紀事云段成式與溫
庭筠雲藍紙詩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裏相思
東坡澄心堂紙詩云詩老囊空一不留百番曾作百

金叠又誠齋所引警句云人情似紙番番薄世事如
碁局局新景泰中陳用端寄剡牋詩九萬未充王內
史百番聊贈杜參軍

漁父詞

張志和漁父詞云西塞山前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肥
吳旦生曰按有兩西塞一在武昌一在霅川故讀此
詩者往往誤認之經鉏堂志云西塞郡城南一帶遠
山是也謂之西塞者下菰城為屯兵之處坐西向東

故也唐書志和謁顏真卿於湖州真卿以舟敝漏請
更之志和曰願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其時顏公與
門客會飲乃唱和為漁父詞志和首唱得五首其第
四首有霅溪灣裏釣魚翁之句此屬霅川之西塞無
疑皮日休詩西塞山前終日客建文初韓公望湖州
道中詩南潯賈客舟中市西塞人家水上耕

復齋漫錄以志

和所咏西塞在武昌陸放翁入蜀記亦言道士磯一名西塞山即志和所謂西塞山前者不知其皆悞也如太白詩西塞當中路南風欲進船其在荆楚作故曰中路薛能詩西塞長雲盡南湖片月斜昔臧賢敗

走南湖以荷自蔽即此地張文潛詩已逢娥媚散花
映不泊艱危道士磯蓋西塞最湍險難上故泊散花
洲洲與西塞相直按此乃武昌之西塞耳

說文長牋云鰕居衛切海中小白魚長三四寸許若

蟲類者曰鰕殘其形潔白方言謂之麴魚土人傳言

吳王食鰕吐水中所化因改作鱠又一種湖中出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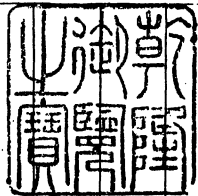
夏小寸許秋長盈尺亦曰殘魚小者加之美名曰銀

魚皆鰕屬

楊升菴引唐韻巨口細鱗有斑文爾雅翼云凡牛羊之屬有肚故能嚼魚無肚不嚼

鰕獨有肚能嚼音譙字一作鱗又引水經注云巴鄉村有魚其頭似羊豐肉少骨今名水底羊亦不知其

皆誤也



歷代詩話卷四十八